玉堂叢語/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玉堂叢語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卷七

○賞譽

曾公魯修《元史》時，景濂為總裁，極推曾博雅。嘗坐論至夜分，歎末學之空虛，傷古道之寥落，輒相視囅然一笑。嚴陵徐尊生曰：「南都有博學士兩人，曾以舌為筆，宋以筆為舌，實相儷也。

正統間，文貞為西楊，文敏為東楊，因居第別之。文定郡望，每書南郡，世遂稱南楊。西楊有相才，東楊有相業，南楊有相度，故論我朝賢相，必曰三楊。

邵二泉云：論名臣，於正統、景泰間，劉忠湣敦君臣大義，章恭毅明國家大紀，於肅湣建社稷大功。皆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。

李南陽嘗曰：「《皋陶》言九德，王翺有其五，亂而敬，擾而毅，簡而廉，剛而塞，強而義。」彭惠安公讚翺：「淡然無欲，不識薑姬，而況苞苴，孰我敢施？古三不惑，於公見之。」人皆以為確論。

丘文莊不屑一世，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。

晦庵劉公語人曰：「在仕途肯讀書究理，惟楊方震、蔡介夫耳。」

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：自少至老，手不釋卷，好學一也；詩文滿天下，絕不為中官作，介慎二也；曆官四十載，僅得張淮一園，邸第始終不易，廉靜三也。

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：「賤者即之，不知公貴，卑者即之，不知公尊，不肖者即之，不知公賢且智。非意相干者即之，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。」

石文隱為諸生時，與兄戶部東滸公俱有文名，李文正每曰：「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，其石氏季芳乎！」

鄒東廓為野亭序《摘稿》云：「正德辛未，益試南省，受知於野亭劉公。逾月，公賜敕掃先塋，亟趨以別，公握手語曰：『吾歸不復來矣，子國器也，善自愛。寧直無媚，寧介無通，寧恬無競。』隻此三言，可以觀野亭矣。」

世宗在藩邸時，獻皇帝語之曰：「吾楚有三傑，若知之乎？兵部尚書劉大夏、大學士李東陽、楊一清也。」

胡世寧薦詹事霍韜，云：「薦賢如不及，論事常有餘，孤忠勁節，近世鮮儷。」○企羨

宋景濂四持文衡，得人為多，接引後學，惟恐弗及。色溫氣和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，盛暑之濯清風也。天下之能文者，多經先生指授，朝廷英俊，咸以先生為法。初奉敕教文華生數十輩，至是出參大政、為御史之列郡者相望，四方士得一見先生，誇於人以為幸，承一言之賜者，人輒改觀視之，不敢與齒，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，必曰先生，而天下之人無賢若愚，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。及先生歸，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。蓋先生之道，內誠外恕，一出於正，故上下信服若是雲。

昊公名祐，字伯宗，幼而穎悟。鄉先達葛元哲曰：「此兒玉光劍氣，終不可掩。」洪武三年鄉試，明年禮部廷對，皆第一。

廖道南曰：「予遊翰林，見有亭一區曰柯亭，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，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？蓋其孤介之節，剛正之氣，所漸被者遠矣。」

薛文清為御史時，每至三楊門，止投刺而去。三楊慕其為人，恨不得一見。後訪於朝班中誰為薛御史，始識其面。其見重於人如此。

刑部尚書楊寧、都御史張純，初以才力相尚，及與瑄同事，歎曰：「如薛公，當於古人中求之。」

吳文定未遇時，受知於徐武功，有人來乞墓誌，公曰：「若欲名宦以榮親耶？欲傳世之文耶？」其人言：「為親不死計，正欲傳世耳。」公曰：「若是則吳寬秀才，其文足傳世者，盍往求之？」

劉東山邑舉人張某，會朝鮮使於鴻臚寺，使見其貫趾，因問公起居。某詰其故，曰：「吾聞中國有李西涯、劉東山。」某復扣其優劣，使畫地，徐曰：「是何待言？」鄉人令廣中，遇安南使者入貢。問曰：「爾鄉劉司馬遠戍西鄙，今安否？」其為夷狄所重如此。

嶺南人遊國學者，北士必問曰：「遊白沙先生門否？」以一字一墨為驗，而因以輕重其人焉。壬寅，先生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，英預約束參隨官，竣先生至，掖之從甬道出入。先生力辭，英歎曰：「古帝王尊賢之禮，有膝行式車者，況區區乎！」若中貴謁先生廬，至江滸卻肩輿，走數百步。庚申，朝廷遣官使交南，交通人購先生字，每一幅易絹數匹。入京師時，經南安，知府張弼仿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。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，即謁先生於白沙，欲請先生入省，南面坐，受拜谘問，以風一方，先生辭，不果。賀給事欽執弟子禮，懸先生像於內室，有大事必啟焉。進士薑麟以使事使貴州，特取道如白沙，以師禮見先生。出曰：「吾閱人多矣，如先生者，耳目口鼻，人也，所以視聽言動者，殆非人也。」至京師，有問之者，對曰：「活孟子，活孟子。」

崔銑跋何粹夫書：「何子超卓之見，具此三書，可謂前無古人矣。何子守身之潔，一介不取，蹈道之堅，終日不俟，俗緣時態，掃除盡矣。籲，可仰哉！仆矢心竭力，企其一二，而愧未能焉。」

嘉靖初，朝鮮國奏：「狀元呂柟、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材第一，朝廷宜從厚遇。仍乞頒賜其所為文，使本國傳誦為式。」

廖道南曰：「予為編修時，值楊邃庵柄國，見其獎拔善類，練達事幾。每奏報虜情，羽檄旁午，一夕十疏，口占指授，悉合神算。」○恬適

永樂十八年，吾紳升行在禮部右侍郎，命初下，文皇帝顧謂尚書呂震曰：「此朕昔所造就，今日得人用矣。」於是自六卿以下，皆走賀於其家。紳一室蕭然，了無供具，惟一再進茗而已。司寇金公曰：「叔縉欲學向敏中耶？」眾皆笑而起。

正統五年，楊公士奇求歸未遂，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真率會，敘略曰：「世以文學仕，而得入館閣者鮮，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，壯老不相違離，尤鮮也。今學士七人，在館閣或二三十年，或四十年，皆曆事四朝，德同志合而以自幸，於是皆老矣。正統戊午，士奇年七十有四，建安楊公六十有八，南郡楊公六十有七，文江錢公六十有六，安成李公六十有五，臨川王公六十有三，泰和王公六十。遂仿唐、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，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，酒各隨量，殽止一二味，蔬品不拘取，為具簡而為歡數也。以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，在館閣不改舊也。顧在坐者，文雅風流，道義相發，如群玉交映，可謂盛矣。而士奇最老，猶廁於列，能無愧乎？因賦近體四韻，且屬和章，以備他日館閣故事雲。」

吳文定被選宮僚，人動色相賀，公獨蹙然曰：「我何以當此任？」及日講內殿，尤世所榮，而公辭之再三。及掌製久，眾望公柄用，當道忌之，回不進，意公亦不能少無望。公曰：「吾初望不及此，今處此甚安之。」眾議為之冰釋。公未遇時，下第回，聞母病急奔，過關不待報、轄關主政拘留。公不為意，以詩上之，云：「獻策金門苦未收，歸心日夜水東流。扁舟載得愁千斛，聞說君王不稅愁。」主關者慚而釋之。

吳文定好古力學，至老不倦。於權勢榮利，則退避如畏。在翰林時，於所居之東，治園亭，蒔花木，退朝執一卷，日哦其中。每良辰佳節，為具召客，分題聯句為樂，若不知有官者。

魯文恪以祭酒告歸，乃辭小園於夢野台之東，鑿池築亭，雜蒔花木，為遊息之所，總名之曰已有園。客至，則葛巾野服延坐，或泛舟呼酒，三數行，自歌古詩，有物外之趣。自作記曰：「蓋吾材類樗，而今復病，是加之朽也，樗而朽，蓋無所用之。無用則無所屬，吾其屬吾矣，吾吾屬吾，園始為吾有也。苟藥物能吾扶，孰使吾不樂？」觀此，則公之風致可知矣。

劉野亭自製墓誌，其略曰：「歸之日，有先公敝屋數楹，城之南有別墅一區，田百畝，桑、棗、榆、柳百餘株。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，放一舟其中，每當春暖秋晴，病起意適之時，或駕輿登墅，或張席命舟，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。其所獲賜，餘則歲分十之三四，以頒諸流離貧餓者。間嘗進元嗣，諭之曰：『吾老且病，沒之日，勿請葬祭謚贈，勿幹名筆為誄文詩挽。有一於是，吾不汝子矣。』文成，或者乃曰：『公筮仕幾四十年，所曆非一官，各有所職，今何為不書？』蓋予雖以文翰著銜，其所職，則啟沃輔翼，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，予於是無一能效焉；書之，徒以自貽愧也。公孤穹階而居之，若不能一日安者，蓋予性峭直狷介，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，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。不即去，則罪日大，愧日集，士夫清議，並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。歸而居家，雖杜門謝客，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，有貧餓周恤之惠，若未能絕意於世者。蓋遊從之樂，所以章上之賜，周恤之惠，所以侈上之恩，外此而非所知焉。其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，蓋無實德而尚虛名，此予平日所深恥者。今若是，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，冥冥為地下之愧魄矣。尚幸有不死，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，自揣平生無大過，此心無少負焉耳。其銘曰：嗚呼野亭，胡為而生？胡為而仕？胡為而歸？胡為而死？蓋其生也，窮天地之委和，其仕也，濫皇明之介祉。考諸己，考諸人，則歸有餘裕。委者還，濫者收，則死獲所止。嗚呼，世有為野亭3a■者，曰如斯如斯，後有為野亭嗟者，曰乃爾乃爾。」

東江致仕還家，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，乃次子伯庸新造宅，尚未徙居，中多隙地，可以蒔蔬也。東江日處其中，課僮仆鋤灌，《農桑輯要》一書，塗抹刪改，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。其書房中，見其以藥飄貯各色菜子，懸之梁棟間，不下數十種。夫以侍郎家居，絕足不與外事，閉門閑適，學為老圃，若將終身焉。東江之風流大節，亦過於尋常萬萬矣。

閻禹錫云：「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，削其槁皆不存。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，束置架上，為詩曰：『七十六年無一事，此心惟覺性天通。』忽遘疾彌留，正衣冠危坐而逝。」

王文端公致政家居，年逾八十，每與夫人各乘肩輿，循觀阡陌，子孫稱觴上壽，備享晚福。一日，坐觀澄江洪張，諭子孫曰：「初東裏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，時不能平。然使我在內，則天順初元，當坐首禍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！」

李文正當國時，每日朝罷，則門生群集其家，皆海內名流，其坐上常滿，殆無虛日，談文講藝，絕口不及勢利。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。正恐興事，建功或自有人。若論風流儒

雅，雖前代宰相中，亦罕見其比也。

邵銳，正德初禮部第一人。改庶吉士時，逆瑾擅政，與焦芳、劉宇相結納。芳子黃中、宇子仁皆為庶吉士，未幾俱授編修，銳以甲第列仁上，亦並授焉。銳恥與為伍，具疏辭免。會兄欽力沮之曰：「以會元而得史職，亦分耳，何辭為？」俄丁艱歸，瑾敗，革傳奉官，亦並及之，非其罪也。後起官江西、福建學使，抑浮躁，獎恬退，士習一變。官至太僕卿，即移疾歸。製行絕俗，而恥於近名，然暗然日章，世歸其賢。沒之日，笥無數金，田僅百畝，遺命勿幹恤典。贈副都御史，謚康僖，蓋公論雲。

楊升庵書壁云：「老境病磨，難親筆硯，神前發願，不作詩文。自今以始，朝粥一碗，夕燈一盞，作在家僧行逕。惟持龐公『空諸所有』四字。」

何公瑭家居，廬舍不過數椽，敝衣疏食，日以觀書玩道為樂。當世達人公卿，亦罕接見，惟王浚川、呂涇野諸公至，屏從造廬，雅談終日。為翰林時，古樸衣冠，不事藻飾，而文美在中，志存當世。既忤時俗左官，卒以人望致仕通顯，又復乞歸。杜門掃跡，官司禮饋，悉卻不受，其於貨利，若將浼焉。

◯規諷

方孝孺為翰林侍講，典國家大政。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，遺書曰：「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，能自用其才者尤難，知子房之於高祖，能用其才者也，賈誼之於文帝，不能自用其才者也。子房之於高祖，察其可行而後言，言之未嘗不中，故高祖得以用之。賈誼之於文帝，不察其未能而易之，且又言之太過，故大臣絳、灌之屬，得以短之，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。方今明良相逢，千載一時，但天下之事，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，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。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，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。可行者行之，則人之從之也易，難行者行之，則人之從之也難。從之易，則民樂其利，從之難，則民受其患。此君子之用世，貴乎得時惜之宜也。」孝孺深然之。乃與政，又輒慕古王政，即欲見諸事，以故多紛更，卒無成效。

李侍郎紹，江西安福人。與人交，必推心置腹，務盡忠告。察後進誌於學者，獎借誘掖，惟恐不至。處僚友間，勸善規過，言直意盡，雖衣冠不正，舉止失度，亦必告焉，而人不為迕。其忠實心，誠信於士大夫也。

瑞安高氏墓有穹碑一通，吳中太湖石所礱，碑陰鋸紋朗朗而欹。聞宣德間，永嘉黃少保淮葬父，鋸其半為神道碑，鋸且盡，高之裔孫某曰：「相公取之薄矣。」黃問故，高曰：「恐後人復欲鋸耳。」黃默然。

己巳北狩，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：「永樂、宣德間，嘗仰望少師東裏先生，然即其舉措，究其底裏，士大夫公論，不容掩也。《易》曰：『知幾其神乎？』《書》曰：『慎終於始。』又曰『惟克果斷，乃罔後艱』。竊思三楊輔政之初，一幾也。不深思熟慮，身任其責，惟陽斂陰施，掩人耳目，雖曰自保，其實誤國，致今歲七月之禍。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，又一幾也。宜鑒覆轍，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，失今不圖，噬臍莫及。豈得即效子房之從赤鬆，晉公之營綠野乎？敘官至學士，又冒膺《宋史》之修，儻不即死，成此一事，竊名穹壤間，他富貴皆無所望。所念者，國家安則民皆安，敘輩亦可偷生，畢其素誌。今歲以來，因朝廷屢有更張，不敢避禍，屢有所陳，未審朝議以為可否？自是以往，亦不敢瀆告一語矣。」

何文肅為副使，見時政闕失，致書於翰學鼓華曰：「古之善觀人國者，不觀其國勢之強弱，而觀其用人之賢否。今用人賢與否，愚不能知，但見升一官，進一秩，士論輒嘩然，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，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，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。仆始聞之，以為人言不可信，徐而察之，巧宦者悉皆超擢，自守者往往淪棄，亦不能不信也。夫平居之時，既苟利以進身，多事之秋，肯捐身而報國乎？不待智者可知也。愚謂當獎恬退，抑奔競，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。夫知人固未易，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，媚柔易親者小人也，於此察之，十得八九矣。果君子與，拔而用之，不必親也，不必故也，不必識其面也。果小人與，黜而退之，親不可私也，讎不可避也，群言交屬，不可徇也。以此處之，庶幾有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。此時事之大者。閣下官為學士，職號論思，時政之得失，人才之賢否，知之素矣。經筵進講之餘，宜從容陳之，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。昔歐陽永叔、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，所論奏者，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！舍二子而他取法焉，非仆所望於閣下也。尊兄少保先生，實秉國成，古人有雲，政將及子，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！」

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，一日有人投以詩云：「清高名位鬥南齊，伴食中書日已西。回首湘江春水綠，子規啼罷鷓鴣啼。」李得之大慚。

正德時，李西涯於劉瑾、張永之際，不可言臣節矣。士惠其私，猶曲貸而與之，幾無是非之心。羅公玘乃李之門人，引大義責之。書云：「生違教下，屢更變故，雖常貢書，

然不敢頻頻者，恐彼此無益也，今則天下皆知，忠赤竭矣，大事亦無所措手矣。《易》曰『不俟終日』，此言非與？彼朝夕獻諂以為常依依者，皆為其身謀也。不知乃公身集百垢，百歲之後，史冊書之，萬世傳之，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？白首老生，受恩居多，致有今日，然病亦垂死，此而不言，誰復言之？伏望痛割舊誌，勇而從之，不然，請先削生門牆之籍，然後公言於眾，大加誅伐，以彰叛恩之罪，生亦甘心焉。生蓄誠積直有日矣，臨槭不覺狂悖幹冒之至。」李得書淚下。

陸文裕云：「弘治癸亥，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，一見予，遂蒙顧待。嘗以事見，輒慰諭之曰：『大凡為禮，貴敬而和，不必太促縮，令人氣索。孟子曰：『說大人，則藐之。』『凡見一有爵位者，須自量我胸中所有，若不在其人之下，何為畏之哉。』此為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先生偶道此，先生微哂曰：「『此老失言矣，孟子所謂藐者，是藐共勢位，若如所雲，是藐其人矣。』章公接引之至，劉公析理之精，前輩風度如此。」

王抑庵先生典選，遇不如意事，好誦古人詩以自寬。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幹撓選法者，則曰：「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」御史有言銓部進退官不當，則曰：「若教鮑老當筵舞，更覺郎當舞袖長。」要多切中雲。

何元朗云：「餘在南館時，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，一日言王晉溪總製三邊時，每一巡邊，雖打中火，亦費百金，未嘗折乾。到處皆要供具，燒羊亦數頭，凡物稱是。晉溪不數纔，盡撤去，散與從官，雖眾頭目，亦皆沾及，故西北一有警，則人人效命。時東南適有倭寇，餘與陸祠部五台相遇於舍弟家，祠部方有讚畫之命，餘舉似之，餘曰：『蓋當時法網疏闊，故晉溪得行其意，使在今日，則台諫即時論罷，不能一日容矣。』舍弟云：『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，不聞有人論之。』餘曰：『此數皮箱之物，未必盡以自私，必有同其利者，既同其利，誰復言之？若如晉溪所為，則論者交至矣。但昔之當事者，損己之奉，以悅犯難之人，今之當事者，割犯難者之肉，以飼權貴，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？』」

◯豪爽

吉水解學士縉，天資甚美，為文多不屬草，頃刻數千言不難，一時才名大噪。時杭有王洪希範，吳有王遂汝玉，閩有王遂孟陽，嘗謂希範曰：「解學士名聞海內，吾四人者，足以撐柱東南半壁。」識者謂其知言。

永樂中，曾狀元棨，體貌魁碩，文學充贍，朝野咸聳望焉。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，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款之，或舉二都護以對，上曰：「朝廷上無一能飲者乎？」曾聞之，即自請往。上問曰：「卿量幾何？」曰：「款此二使足矣，不必盡臣量。」於是飲徹夜，二使皆醉愧而去。翼旦，俟謝恩，上悅曰：「不論卿文學，祇是酒量，豈不作我明狀元耶！」益賜之酒。後病卒。且氣絕，呼酒，飲至醉，題曰：「宮詹非小，六十非夭，我以為多，人以為少。易簀蓋棺，此外何求？白雲青山，樂哉斯丘。」

力士李金鎗來吳，徐武功召試其藝，李運鎗庭中，公哂之，呼家人：「取吾棒來。」棒乃純鐵所為，重六十餘斤，顧李曰：「盍試諸？」李謝不習。公笑起，運棒如飛，時時及李頸，李懾伏，不敢起。公擲棒叱之去，曰：「吾豈與若校技者耶！」

崔侍郎銑，飲量洪，亡可敵。每酣輒歌「劉伶能飲幾杯酒？也留名姓在人間。」陳約之束，其同年董侍郎王已婿也，小於崔三十一歲，視學河南，崔業六十餘矣。約之雅知量不敵，恃其少壯，值崔病初起，即往按部安陽謁之，崔與轟飲，至夜分，約之大醉，跌宕不能支。崔謂其從者曰：「彼且乘我瑕而鬥我耶！」復舉十餘白乃別，陳遂病至咯血不起。崔嘗與董飲，而遇一方士，自雲能飯，崔請之較，每崔一甌酒，方士一甌飯，崔已醉，而飯不止，凡得五十四甌。董至夜俟其歸而偵之，則飯固在，蓋障眼術也。

徐文貞督學江西，道遇毛尚書伯溫，過其舟，毛曰：「君得無饑否？」呼侍者捧大盤四，其二裝炙鵝，鵝皆大臠；其二裝饅頭，大如碗者，各五十許。又不置箸，以手掇之。銀碗二，使注酒。長跌大爵，傍若無人。時文貞年少，勇於酒，互舉無算，歡然而別，曰：「公大器也。」

◯任達

高啟字季迪，吳郡人。少孤力學，能詩文，好權略，每論事，輒傾其座人。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，文士響臻。啟獨依外舅周仲達，居吳淞江之青丘，歌詠自適而已。時饒介之、丁仲容以詞學自雄，旁睨若無，見啟詩大驚，禮為上客，啟怡然不以屑意也。洪武初，與修《元史》，授翰林編修。一日薄暮，上御闕樓，召見啟，大悅，擢戶部右侍郎。辭罷去，仍賜內帑金，給牒放還。啟身長七尺，具文武才，於書無所不窺，為文喜辯博，馳騁上下，精采煥發，而於詩尤工，與按察使楊基、翰林待制張羽、布政使徐賁，號吳中四傑，皆有集行於世。

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，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。上試詩，稱旨，賜鞍馬筆劄，而縉率易無所讓。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，即之尚書所謾罵，尚書以聞，上弗責也，曰：「紳逸乃爾耶？苦以御史。」即除御史。久之，事文皇帝入內閣，詞筆敏捷，為一時冠。而意氣闊疏，又性剛多忤，中漢庶人讒，出參議廣西，日與王檢討稱探奇山水自適。上書請鑿章江水，便來往。上大怒，徵下獄，三載，命獄吏沃以燒酒，埋雪中死。

黃諫嘗作《京師泉品》，郊原玉泉第一，京城文華殿東大庖井第一。每進講後，必連啜數器乃去。謫廣州，每遊白雲蒲澗山水間，評其泉，以雞井為第一，更名學士泉，人謂不減李讚皇雲。

崔子鍾好劇飲，每至五鼓，踏月長安街，席地坐。李文正時以元相朝，天微早，遙望之，曰：「非子鍾耶？」崔便趨至輿，拱曰：「老師得少住乎？」李曰：「佳。」便脫衣行觴，火城漸繁，始分手別。崔每一舉百餘觥，醉輒呼：「劉伶小子，恨不見我！」

康海罷官，自隱聲酒。時楊侍郎廷儀，少師廷和弟也，以使事過康，康置酒，至醉，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。楊徐謂：「家兄居恒相念君，但得一書，吾當為君地。」康大怒，罵曰：「若伶人我耶！」手琵琶擊之，楊走免。康遂入，口咄咄「蜀子」，更不復見。

康德涵六十，要名倡百人，為百歲會，既畢，了無錢，第持箋命詩，送王邸處分。時鄠杜王敏夫名位差減，而才情勝之，倡和詞章布人間，遂為關西風流領袖。浸淫汴、洛間，遂以成俗。

康海答寇子惇云：「放逐後，流連聲伎，不復拘檢，雖鄉黨自好者，莫不恥之，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！阮籍之志，在日獲酩酊耳。三公、萬戶，非所願也。」

王廷陳削秩歸，益自放，達官貴人求見者，多蓬首垢足囚服應之，間衣紅紵窄衫，跨馬或騎牛，嘯歌田野間，人多望而避者。

王九思答王德徵云：「九思者，當世狂人也，翰林不容，出為吏部，吏部獲罪，左遷壽州，壽州不可，罷歸田里。世之自負豪傑者，耳其姓名，罔不怒焉。執事獨曰：吾何愧，此可發英雄一笑也。」

王廷陳語餘懋昭曰：「仆林居無營，上不慕古，下不肖俗，為疏為懶，不敢為狂，為拙為愚，不敢為惡。高竹林之賢，而醜其放，懷三閭之忠，而過其沈，智鴟夷之逝，而汙其富。每景物會意，輒命酒自歌，酒不盡量，歌不盡調，倦則偃臥，臥不為夢，厭苦俗途，寧獨無與。復究心老莊，保養性命。江湖乘興，漲則不舟。雅好雲嶠，苔滑磴危，鮮不緩卻。此仆大略也。」

楊用修好縱倡樂，劉繪以書規之，答云：「茲荒戍瑟居，得以息黔補刖。自惟千鈞之弩，一發不鵠，則可永弢矣。且文有仗境生情，詩或托物起興，如崔延伯每臨陣，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，宋子京修史，使麗豎{難火}椽燭，吳元中起草，令遠山磨隃麋，是或一道也。走豈能執鞭古人？聊以耗壯心，遣餘年，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，良亦有以。不知我者，不可聞此言，知我者，不可不聞此言。」

楊用修謫滇南，有東山之癖，諸夷酋欲得其詩翰，不可，乃以精白綾作裱，遺諸伎服之，使酒間乞書，楊欣然命筆，醉墨淋漓裙袖。酋重賞伎女，購歸，裝潢成卷。楊後亦知之，便以為快。

用修在瀘州嘗醉，胡粉傅麵，作雙丫髻，插花，門生舁之，諸伎捧觴，遊行城市，了不為作。人謂此君故自汙，非也，一措大裹赭衣，何所可忌？特是壯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。

○夙惠

宋景濂年十五六，里人張繼之聞先生善記誦，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背誦，先生以一月為答。繼之不之信，抽架上雜書，俾即記五百言。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，按華輒背，一字不遺。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：「是子天分非凡，當令從名師，即有成爾。」

方孝孺髫齔已善屬文，雙眸炯炯如電，讀書十行俱下，日積寸許。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，或良將相形貌，輒默記，欣然有願慕之志，鄉人呼為小韓子。

羅一峰五歲時，隨母李入園收果，長幼競取，獨賜而後受。年七歲，父訓於庭，不匝月，童蒙諸書咸遍。明年，學於裏師，時乏書，裏師令遍逐諸生授讀，諸生未成句讀，而先生皆已成誦矣。

彭華方十五六，嘗過邑城，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，辯論不已。公齒坐下，獨抗聲曰：「此贋也！」眾驚問故，曰：「券果出革除庚辰年，則當以建文三年，書乃曰洪武三十三年，非贋而何？」爭者赧然而罷。

王華六歲，與群兒戲水濱。見一客來濯足，以大醉去，遺所提囊。取視之，數十金也。公度其醒必復來，恐人持去，以投水中，坐守之。少頃，其人果號而至，公迎謂曰：「求爾金耶？」為指其處。其人喜，以一錠為謝，卻不受。

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，命作《水竹村居》詩，子寧曰：「千山暮雨石泉通，一夜春雷長籜龍。乃其志少則然矣。

倪文毅生而環岸秀異，甫五歲，聞鄰塾書聲，即請入遊。間侍文僖公，問曰：「天上更有天，地下亦當有天。」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。業文之餘，兼通吏事。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，戲出獄詞為題，令剖斷，旁觀者曰：「此老吏筆也。」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。

李東陽西歲能作大書，景皇帝召見，抱置膝上，賜上林珍果。六歲、八歲，復兩召之，試講《尚書》。嘗與程敏政同召，上試對雲「螃蟹渾身甲冑」，敏政對曰：「鳳凰遍體文章。」東陽對曰：「蜘蛛滿腹經綸。」後程官學士，李大拜，兆於此矣。

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，人以《呂純陽渡海像》求題，公援筆書其上云：「扇作帆兮劍作舟，飄然直渡海風秋。饒他弱水三千里，終到蓬萊第一洲。」識者知其為遠器。

鄒公智生而穎異過人，十二歲能文章，群經子史，一經目即不忘。嘗居龍泉庵，貧無繼晷之具，則聚樹葉燃之，讀書達旦。如是者三年，文思警拔，千言可立就。蜀雖多才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年十六，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，鄉人聚觀，公馬上口占曰：「龍泉庵內小書生，偶竊三巴第一名。世上許多難了事，鄉人何用大相驚？」丁未第進士，授庶吉士。

舒芬之父得一葬地，形家曰：「此地當發鼎元，然必四世之後。」舒父曰：「我不能待也。」時芬童年，曰：「父無患，若他果勝，請移三世祖骸葬於此，兒即應矣。」父從之，芬果大魁。

程篁墩生而早慧，人方之孔文舉、李長源。十餘歲隨父參政蜀藩，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。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，命賜之食。詔館閣即日試之，賦《聖節瑞雪詩》並經義各一篇，援筆立就，文采燦然，諸閣老皆嗟異之。暨進呈；上喜甚，詔讀書翰林院，官給廩饌。大學士南陽李公賢、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，就之講授，李公尤加愛，而以女妻之。弱冠，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，授編修。

楊文襄幼穎異，日誦數千言。八歲以奇童薦，大宗伯姚夔獨器之，疏補翰林秀才，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，受業於黎文僖公。成化戊子，年十四，中順天鄉試。時已抗顏為人師，有文中子之風焉。

蔣公冕十歲，書過目成誦。十五，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，丘文莊見而奇之，曰：「台輔之器。」

楊石齋廷和少神異，稱奇童，年十二舉鄉試。其第進士也，先於父春。○遊覽

文淵閣芍藥三本，中澹紅，左純白，右深紅。天順二年，盛開八花，李賢遂設燕，邀呂原、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。時賢有玉帶之賜，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，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，深紅者曰宮錦紅，澹紅者曰醉仙顏。惟黃諫以足疾不赴，明日復開一花。眾謂諫足當之。賢賦詩，閣院宮僚咸和，以為盛事。

徐武功平生好奇，每遇遊覽，必窮其勝。林屋洞天在包山，其中深窈幽黑，久無遊者。武功烈炬而入，行頗久，至一處，平敞寬崇，特為幽妙。壁上下皆作金色，有石乳自上滴下，相接至地，瑩如白玉，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。中設石床，類為仙者之外室。再欲進步，則有流水，阻絕漸深，不能前矣。不知何人題曰「隔凡」，字勢飛逸，疑非人間書也。武功欲留作其間，為同遊所促，悵然而出。自後更無往者。

柯潛供職之暇，時偕二三知己，窮覽勝概，雅歌投壺，分韻賦詩，襟度豁如也。既綜院章，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，亭下鑿池蒔蓮，決渠引泉。公退偃坐其中，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。

同官詞林者，駱公文盛年最長，乃與諸君約，歲時燕公堂，公韻詠菊，公各為屬和。詞采爛然盈卷，稱一時勝事。

劉公龍，官暇則與翰林宦南都者，不問品秩崇卑，修復瀛洲勝會，登覽遊宴，輒紀諸吟詠，蓋宛然前輩風度雲。〇術解

至正間，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，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。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，有瞽而丐者，日過肆前，義山必禮而與之語，或啖之果餌。久之，丐者告山曰：「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，有異術，君宜叩之。」明日，果有眇一目者，曳杖導二瞽人過肆，山隨之，拜於縣北之鸕鷀洲。一瞽者曰：「當以小橈為誓。」遂以其書授山，且畫沙指訣，盡其秘妙。其書名《銀河棹》，山後占卜如神，邑人皆知預避。紅巾賊行掠無所得，恨欲殺之，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，遂不復行其術，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涸中。臨終，謂其子曰：「某月某日，有劉姓過吾家取書，畀之，戒不可泄。」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，果經山家，其子如山言授之，公遂棄官歸青田，見太祖於金陵。《今獻彙言》乃雲「劉公得石匣兵書，乃瞽吏以欺愚人者耳。」

趙天澤，蜀新都人，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。棄官薄遊江南，無貴賤皆倒屣迎之，最善括蒼劉公伯溫。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，天澤首以伯溫對，眾愕然疑且竊笑之。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：「蕭何拔韓信，玄德師孔明，非信任之篤，則泜水之奇，八陣之妙，何由照耀後世？」其文載於《翊運錄》中。方劉公之未遇也，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，而深奇預識者，趙公也。趙有《吳江月下泛舟》詩云：「餘霞斂遙岑，微靄生近浦。江行得良夜，月出鳴柔櫓。茫茫天欲流，曆曆星可數。水螢明乍滅，沙禽或翔舞。此意誰與同，三高渺千古。」

劉伯溫與夏煜、孫炎輩，皆以豪詩酒得名。一日遊西湖，望建業五色雲起，諸人謂為慶雲，擬賦詩，劉獨引大白，慷慨曰：「此天子氣也，後十年其下有英主出，吾當輔之。」眾皆掩耳。尋高帝下金陵，劉建帷幄勳，為上佐，開茅土，其言若契。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，命劉基授方略。基書紙授之，使夜半出兵，雲至某所，見某方青雲起，即伏兵；頃有黑雲起者，是賊伏也，慎勿妄動；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，此賊歸也，即銜枚躡其後，擊之，可盡擒也。眾初莫肯信，至夜半，詣所指地，果有雲起如基言，眾以為神，莫敢違，竟拔城擒賊而還。

上欲刑人，劉基曰：「何為？」乃語以所夢，基曰：「三人頭上有血，此眾字也。以土傅之，得土得眾之象也，後三日當有驗。」越三日，海寧果以城降。上大喜，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縱之。

有齊琦者，得傳邵子先天數，推言天人興衰甚驗，見王公禕，歎曰：「子充異代人物也。」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，乃歸隱青岩山中，若有所侍者。歲戊戌，太祖親取婺，遣使征之，公幡然許曰：「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，齊琦之言，良足征乎！」即日詣行在，上見大喜。每商略機務，悉契上衷，益加禮敬，語必稱子充而不名。

宋琮明於易數，謂其同進諸進士曰：「旬月間，翰林多罪僇，琮其竄乎！」人初不之信也。是科，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，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及讚善王俊華、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郛、編修劉詡，皆寘於法。琮以三吾首舉連坐，安置威虜衛，其精驗如此。

程濟，有道之士也，建文時，以明經為嶽池教諭。嶽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十里，寢食在朝邑，而治嶽池學事不廢。革除初，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，宜蚤為備，朝廷謂非所宜言，係至京，將殺之，召入，仰麵大呼曰：「陛下且囚臣，至期無兵，臣死未晚。」遂下獄。已而兵果起，赦濟，以為翰林編修，充軍師，護諸將北行。徐州之捷，諸將立碑，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。濟一夜往祭碑，人莫測其故，後文皇過徐，見碑大怒，命左右以鐵椎擊碑，甫椎，遽曰：「止，止，為我錄碑文與姓名來。」按碑族誅，諸將無得脫者，濟名正當擊處，得免。及淮上諸將敗，建文召濟還，問計，濟曰：「天數已定，惟可出走免耳。」立召僧為建文落發，濟從之出，每遇險，幾不能免，濟以術脫去。相從數十年，建文既考終，濟竟不知所之。

李古廉、陳敬宗同在翰林，袁柳莊曳二人並列，曰：「二公他日功名相埒。」時陳公儀貌魁梧，古廉短小，聞者未之信。後並為祭酒。陳公以方嚴肅下，古廉以公恕得士，聲望聳然，眾始神柳莊之術。

武功伯徐公有貞，天才絕世，其學自天文、地理、釋老、方技之說，無所不通。己巳之禍前數月，熒惑入南斗，公私語劉元博溥，元博亦善占候，曰：「吾亦知之，久之不退舍，禍不遠矣。」亟命妻孥南歸，皆重遷，有難色，公怒曰：「爾不急去，直欲作達人婦也？」遂行，比過臨清數驛，而土木敗報至矣。其後得君柄國，銳意功業。而居閑多不樂，時謂所親曰：「火星甚急，俟稍退，吾方可以為。」未幾，竟為曹石所擠，迄不得伸其志以去。天順辛巳七月，公居鄉，一日語客曰：「子見天象乎？宦官之禍作矣。吾為吉祥所陷，今彼之受禍，視吾更慘也。」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。甲申春，茂陵已嗣統，公推運造，當得二十四年，族人以他事憾公，將發其語，公謝而得免。以成化改元並嗣統之歲數之，正得二紀。辛卯歲，偕太守林公入郡學，指大成殿鴟吻曰：「此

有青氣，上徹重霄，文明之祥也。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！」明年，吳文定公及第。公雅重文定，家食時，已有大魁鼎輔之望，後果如其言。

蕭提學鳴鳳精星命，正德丁丑廷試，或以八字雜質之曰：「孰為狀元？」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：「此是也。」梓溪果及第。復以後事質於蕭，答曰：「功名壽數始終，皆羅一峰。」梓溪矍然曰：「止此乎？」曰：「忠孝狀元足矣。」後果謫閩提舉，壽亦止此，且配食一峰祠。

姑蘇別駕夏泉，江西南城人，精象緯之學。弘治甲子，攝昆山事，云：「夜觀乾象，明歲狀元當在此。」語稍聞於人，舉子十餘輩往問，云：「狀元在城中，但未知為誰。顧未齋欣然自任曰：「屬我矣。」已而果然。

◯巧藝

高棟善畫，法米南宮。方壺子畫妙一時，初識棟，稱賞不置，曰：「異時當為名家。」在翰院二十年，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脩餼，歲常優於祿入。

會有事於方丘，熊鼎受告導駕，既齋宿，習射苑中，百官雁行入。上敕近臣，以弓矢授君射，君一發中鵠，上喜，勺湩飲以賜。明日又射，上詔君至榻前，俯身禦弓矢，為射容以教君。君跪受弓，左執之，右手執一矢，二矢，向鵠三發，連三中，上喜勞久之。

滕用亨，初名權，字用衡，避諱更今名，蘇人。自少遊學四方，頗多見聞，問學辯博，文詞爾雅，尤精六書之學，篆法之妙，高出近世。永樂三年被薦，時年幾七十矣。召見，麵試篆書，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，又獻禎符三詩，稱旨，授翰林待詔，預修《永樂大典》。在官四年卒。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，嘗侍上閱畫卷，眾目為趙千里，用亨頓首言：「筆意類王晉卿。」及終卷，果有駙馬都尉王詵名。

太宗征善書者，試而官之，最喜雲間二沈學士，尤重度書，每稱曰：「我朝王羲之。」

文皇覽沈度書，稱善，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，胡光大之行草，滕用亨之篆八分，王如玉、梁用行之真，楊文遇之行，皆知名當世，而度書獨為上所愛。凡玉冊金簡，用之宗廟朝廷，藏秘府，施四裔，刻之貞石，傳於後世，一切大製作，必命度書之。書婉麗飄逸，雍容矩度，兼篆八分，八分尤高古，渾然漢意。

張益登進士，入翰林。益與夏　同年，及見陳嗣初、王孟端，俱喜作文、寫竹。後　見益作《石渠閣賦》出己上，遂不復作文。益見　竹妙絕，亦不復寫竹。

黃諫，陝之蘭縣人。博學多通，工篆隸行草，尤長八分，著《縱古正文》五卷，藝林宗之。兼善繪事，館中壁舊寫白菜，其上題者，先後數百人，一日圯，眾共惋惜，諫一一書之，並繪白菜如舊。

傅瀚，書法遒麗，有晉人風韻。弟潮，亦攻書法，時人稱一家二妙。

周洪謨上疏，請造璿璣玉衡，憲廟即命洪謨自製。眾謂必不可成，旬日間，乃製成以進，賜賚有加。

◯傷逝

孫賁字仲衍，號西庵，五羊人。為翰林典籍，無書不讀，詩高古。為藍玉題畫坐誅，臨刑，口占曰：「鼉鼓三聲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黃泉無客舍，今夜宿誰家。」死後，太祖聞知此詩，曰：「有如此好詩，不覆奏，何也？」並誅監斬者。嘗訪駙馬不遇，題壁曰：「踏青騎馬未還家，公主傳宣坐賜茶。十二欄杆春似海，隔窗間殺碧桃花。」

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，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，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，扁曰「謫仙」。其父來視，責以不能祿養，箠之，泣受而不辭。弘治辛亥十月卒，獻臣往治其喪，適方伯東山劉公至邑，不暇出迎，廉知其故，反加禮重，共資還其喪。獻臣自是知名。

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：「霍渭厓之亡，於世道有大關係，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：『朝廷崩一座山矣。』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，曰：『昔傳駕又將出，官民俱不知死所，卒賴渭厓回天。』則渭厓非但忠臣，乃直隸、河南、山東之再生父母也。」

萬公士和之歿也，鄧直指適按其地，晨坐堂皇，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，詢之，曰：「萬公歿矣。」嗟乎，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！